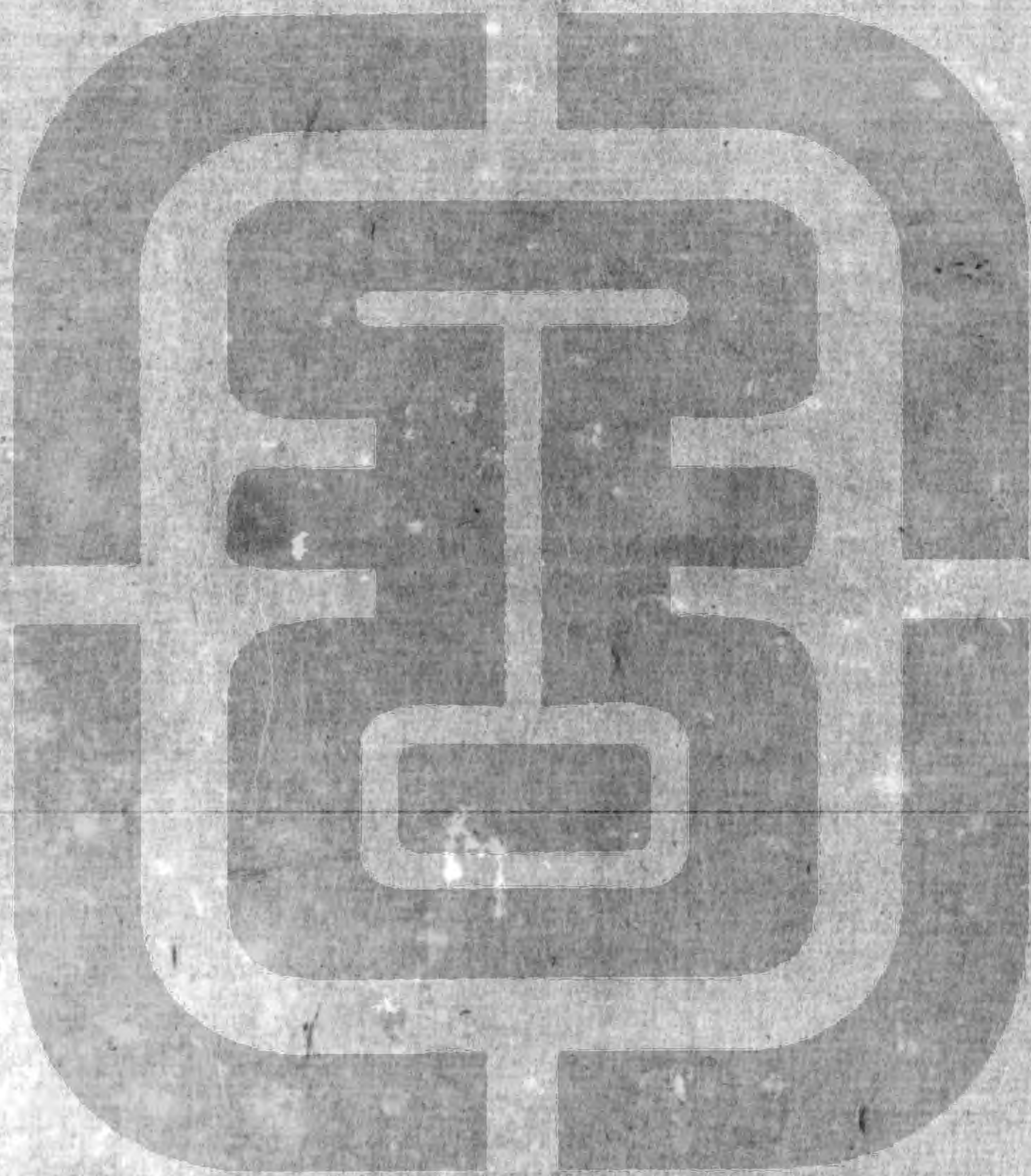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八  
人事部二十九

聲

聲

色

影

跡



周書曰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吾聞汝知人年壽幸以告我師曠曰汝色赤白聲火聲不壽太子曰余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三年而死

毛詩關雎序曰情發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左傳宣上曰初楚司馬子良生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又襄三日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多死聲楚必

無功後楚師敗

又昭上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

春秋演孔圖曰伊尹大而短赤色而髯好俛而下聲

家語曰孔子在衛味且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聲甚哀下曰回汝知此何所哭對曰非但爲死又有生離別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旣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送之哀聲有似於此孔子使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史記曰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商臣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王弗聽

又秦始皇本紀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鳥

喙鷹呼豺聲少恩而虎狼心

戰國策曰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爲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齊王曰與我地五百里則歸太子太子曰臣今有傳請問傅傅曰獻之齊歸太子太子歸即位齊使來求地上柱國子良曰王身出聲許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結約諸侯矣

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

東觀漢記曰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待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

華嶠後漢書曰何熙守孟孫少有大志身長八尺五寸體

兒魁梧善儀容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江表傳曰關羽欲襲魯肅甘寧與羽俱會益陽瀨濺將渡

寧有所約令羽遙聞之曰此甘寧聲也遂不敢渡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音聲清高辭氣雅  
正

漢晉春秋曰王敦為揚州刺史潘滔曰處冲蜂目已露但  
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是見賊也

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始重兒時從師學有  
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人有奇聲封侯相也

梁大清實錄曰中宗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既長有  
壯髮美手指聰明博涉殆謂生知聲若撞鍾辯如河瀉

越絕書曰越栖會稽行成於吳引兵而去勾踐將降吳吳  
王許之子胥大怒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

其可逆天平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王不聽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

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若  
出金石

賈誼書曰豫讓斲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執襄子襄子一夕  
而三易處

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  
新序曰原憲見子貢曳杖行歌聲若金石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儀兒魁梧身長八尺音聲如鍾當時  
以為准的

裴楷別傳曰賈充等治法律楷亦參典其事事畢詔專讀  
奏平章當否楷善能諷誦音聲鮮暢執刑書穆若清詠焉

異苑曰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  
清適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歛襟祇敬便有終

焉之志即劬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項氏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栢靈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數百萬脩居業栢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天子而濟遂至司空

世說曰蔡司徒說在洛陽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又曰杜預爲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讎集大醉輒閉齋獨眠不聽人入前後常醉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側足悚慄有一小吏便開戶看之正見牀上有大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見人

語林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甕中投之于江流下胡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廣後不治本親服世以爲譏

又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坐曰卿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驢鳴因作驢鳴似真聲賓客莫不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

又曰董仲道嘗在客宿與王孫隔共語同行入曰此人行必爲亂後果爲亂階

說文曰皙人色白也皤老人色也  
韓詩外傳曰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藜藿之色子貢

問其故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聞夫子切磋之教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出見羽蓋龍旂視如糞土是以有芻豢之色

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入則撞蕤賓在外者皆金聲在內者皆玉色

禮記表記曰是故君子縗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又曰玉藻曰立容德色容莊

又曰盛氣闐實陽休玉色言身中氣盛闐滿若陽氣之休物玉色言不變也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也

左傳僖上曰齊桓公與蔡姬乘舟於圃蕩舟公懼變色

又定上曰衛太子蒯聵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

願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見太子色變知其欲

殺○又哀上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

公羊傳相公曰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存

則殤公不可得殺於是先攻孔父殺之皆死孔父正色立

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論語公冶長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又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何如子曰忠矣

又鄉黨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屏氣似不

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愉愉顏色和

又曰色思溫貌思恭

又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顏色不善則去之

又陽貨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又顏淵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又憲問曰賢者辟世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去亂國適理邦其次辟色

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有惡言乃去

漢書曰李廣出右北平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甚也

又曰李陵降邊塞以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

又曰汲黯好游俠任氣節行脩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表益之為人上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世說同

魏志曰夏侯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續晉陽秋曰劉毅至黑時人謂之鐵色

又曰初太宗諸子繼天乃令扈謙卜云後房有一女當誕二男其一終大盛帝乃召相者示諸寵妾皆曰非其人又示諸婦時織坊中有一人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至相

者驚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也  
前秦錄曰苻堅舉國伐晉登城而望晉軍見部伍齊整八  
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  
後趙錄曰延熙元年石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  
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謀事而當群臣莫之逮者逮及朝而  
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  
君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諸侯擇師王者擇友霸者自  
足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  
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幾近吾是以憂色  
山海經曰不死民為人黑色壽考不死  
郭子別傳曰林宗秀立高峙澹然淵淳蔡伯喈告盧子幹  
馬日磾曰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不嘗有慙色唯郭先生

碑頌無愧色耳

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色時白時黃時赤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女適裴氏用匱女為貸錢一萬久而  
不還女歸戎色不悅遽還錢乃懌

瀨鄉記曰老子為人黃色美眉

孫卿子曰臯陶之色如削瓜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秦王陸戟而見燕使鍾鼓並發羣臣

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

郭子曰盧志於眾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荅曰如卿

於盧毓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知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識者疑兩陸優

劣謝安以此定之

世說曰石崇要王敦入學戲見顏淵像石歎曰若與之同



昇孔子堂去人何必有開王曰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  
士處世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饕餮語人

尙書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外此皆無言不

東觀漢記曰西羌祖爰劍為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  
焚有影象如虎為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為神推以為豪

魏略曰何晏性自喜行步顧影而人謂之顧影

山海經曰壽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響郭璞注曰言其  
形氣有異於人

又曰長流山神白帝少昊居之主司反影日西入則反影  
東照言司察之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八日滄蜀梁其人愚宵行俯見其  
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立魅倍道而走比至其家失  
氣而卒

莊子曰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足舉逾數而跡愈多走  
逾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馳  
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

又曰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罔兩影外  
之微陰也

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影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無子取田家女為婦一  
交接而死後生男其女誣其淫佚有兒爭財數年不能決

丞相邴吉曰吾聞老公子不耐寒又無影時歲八月取同  
歲小兒解衣裸之此兒獨言寒又日中獨無影大小歎息  
因與其財

抱朴子曰韓終丹久服立日中無影人與鬼合體則  
列仙傳曰河間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玄俗玄俗無影

王呼着日中實無影

地鏡圖曰人行日月中無影者神仙人也與虛合體故居日月中無影履霜無跡火中無影也

跡

史記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而身動如孕朞月而生育後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

武跡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崇節沉水之香如糜末布置席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即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便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中國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又曰燕王時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人舞其上弥日無跡體輕故也

迹征記曰齊有龍盤山上有大腳蹟姜嫄所履跡

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縣石上有夸父跡

又曰湘東陰山縣北數十里有武陽龍靡二山上悉生松柏美木龍靡山有盤石石上有仙人跡及龍跡傳云昔仙人遊此二山常稅駕此石又於其所得仙人遺詠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  
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  
皆尚左禮上右陰也  
又祭義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  
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左傳閔公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有狄人之難國  
人皆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  
又傳中日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人事部三十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

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

皆尚左禮上右陰也

又祭義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

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左傳閔公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有狄人之難國

人皆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

又傳中日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襄公曰鄭伯有好田而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其人曰吾公在壑

又昭公曰昔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又哀上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馬而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祭我必以芰子

木曰夫子不以私欲好國之典言不犯常法遂不用

論語公冶長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

又雍也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又衛靈公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加之

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射

達於犀兕以此言之何用學焉子曰括而用之所達深矣

史記曰魏文侯問曰侯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

其用兵可馬穰苴弗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之時貪於財貨好美姬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漢書曰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牟數千人行

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以是為好

又曰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能去本苑讀漢書曰劉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東觀漢記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好習學文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又曰姜詩字士游廣漢雒人以傭作養母赤眉賊經其里落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令兒取水溺死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又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酣何此時持事來乎起褫被書案謝承後漢書曰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爲人好酒豁達敢直言時在御前面折同列以爲笑樂

典略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醉寢伏輒以劊劊刺驗其醒醉

晉書曰王濟好弓馬嘗乘一馬着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

馬癖

晉中興書曰郭璞性輕易不持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其友人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爾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乃憂爲害乎

後魏書曰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愛食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宋書曰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轉令拭席枕床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人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

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

又曰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又曰劉邕所噉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爲味似蝮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荅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疔與鞭鞭痂當給邕膳齊書曰何脩之字士威廬江人也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于時又有遂安令劉爲性弥淨潔縣中洒掃郭邑無橫草水前塵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又曰王思遠琅琊臨沂人也好簡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像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箒掃其坐處

又曰明帝好食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王景文曰此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味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不息氣將絕疾大困一食清汁猶至三斛終以此卒

管子曰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

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服大夫特羊之裘韋以帶劍大帛之冠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羊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大棗也

莊子曰子張見魯衰公哀公不禮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干

里以見公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室中彫文畫以為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新序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紫闔境不鬻異綵

又曰齊宣王好射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之皆曰此不下九石而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三日境內莫有衣紫

又曰楚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楚師敗恭王傷曰其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穀陽豎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

此酒也豎曰非也飲之子反謂之嗜酒弗能絕口

又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

又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也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賈誼曰文王使呂望傅太子發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人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

臣願奉使於是遣倉唐縹北大奉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韓詩外傳同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闕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

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好鍛家有盛柳樹乃激水園之夏天甚涼恒居其下自鍛有人就者康不受其直

勞劇 孝子傳曰隗通字君相犍爲樊道人母好飲江脊水常乘船捷致漂浚辛苦忽然有橫石特起直江脊後取水無復

又曰陳遺爲郡主簿母好食鑊底焦飯常持一囊盛之懸案下

郭子曰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尙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胡盧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

世說曰謝遏年少常好着紫羅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賭得而焚之

又曰林公好鶴往剡東時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

林公意甚惜之乃鍛其翮鶴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如似懊腦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自近翫養令翮成遂飛去

又曰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

語林曰王武子死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君作驢鳴聲似眞賓

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賓客皆怒焉又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樂其母

又曰祖約少好財阮遙集好展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併當不盡餘兩小

蓋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也

又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語林曰張湛好於齊前種松柏表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

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表道上行殯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鰓魚臣前以表徐州臧霸遺

鰓魚二百枚足自供事

禮說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舉欲手容恭正也目

容端視也口容止動也聲容靜不噦頭容直不傾氣容肅

似不立容德予也色容莊戰色坐如尸敬慎也燕居告

溫溫告謂教使也詩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

纍貌也色容顛顛愛思視容瞿瞿梅梅不審言容繭繭

微戎容暨暨果毅言容詒詒教令色容厲肅儀形視容清

明察於立容辨甲冑辨讀為取自取

又表記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

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左傳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論語子張曰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而於仁道薄難勉進  
漢書曰薛宣好威儀容止甚可觀  
又曰息夫躬河內陽人也少受春秋通覽詩書容貌壯麗

為眾所異

又曰江充召見大臺宮自請以所常被服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冠步搖冠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武帝即位徵天下賢良待以不次之位自銜鬻者以千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又曰王商為丞相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至臨邛富人卓王孫請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詩曰王孫不見子都有女文君新寡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遂夜奔相如

又曰儁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東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兒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為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師事房元常為都講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為郡督郵世祖聞而奇之二十一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陵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柏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

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

之淵藪齟齬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  
示遠人桂石之臣宜居輔弼

英雄記曰表紹生而孤幼為郎容兒端正威儀進止動見  
倣効弱冠除復陽長有清能名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功問捷對容止  
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

吳錄曰滕胤年十二孤單煢獨為人白皙威儀可觀每正  
朔朝會脩勤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魏志曰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  
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

蜀志曰魏文帝察黃權有局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請權未  
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褫魄而

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

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不荅曰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

蜀志曰彭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恣性驕傲多  
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子勅

吳志曰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  
妄也舉邦憚之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  
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

沈約宋書曰元凶弒逆義宣發哀即日便舉兵張暢為元  
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變服着黃韋袴

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為盡命  
又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徧覽

經籍尤長隸書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幅然肅然固以猛喪紀  
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

顧譚別傳曰譚字子嘿吳人常慕賈誼之爲人身長七尺  
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珪璋威重未嘗失色於物非其  
人或終日不言

顏含別傳曰顏髡字居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博於孝行  
儀狀嚴整風兒端美栢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  
王邵別傳曰邵字敬倫丞相之第五子清貴簡素風姿甚  
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隋之貌栢温見而  
稱之曰可謂鳳鷁郭子同

三轉決錄曰竇叔高名玄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  
絕衆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出同輩調笑焉叔高時已

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  
成婚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弟松爲人短小不  
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幹劉璋乃遣詣曹公曹公不甚  
禮楊修深器之脩以所撰兵書示松飲讌之間一省即便  
闡誦修以此異之

會稽典錄曰賀邵善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有常  
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跪坐常着鞮希  
見其足

荀氏家傳曰荀羨風器英秀識准標貴明鬚眉美音氣俯  
仰顧盼容止可則

世說曰太尉惣角時嘗造山司徒王神情明秀風姿詳雅  
山公嗟嘆者良以既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

兒然恐誤天下生民者未必非此人

又曰崔琰字季珪聲姿高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武帝見  
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季珪代自捉刀立牀  
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荅曰王雄望非常然牀頭  
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追殺其使

又曰裴令公有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  
人○又曰時人見嵇中散歎曰蕭蕭蕭蕭如長松下風高  
而且深山公曰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如  
玉山之將頽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也又時人謂右軍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獨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  
霞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人事三十一

言語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述也  
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子曰出書不言言不盡意

又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迩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

又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尚書益稷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使亦陳昌言也又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又秦誓曰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毛詩雨無正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箋云巧猶善也謂以

逆使身居安休也亂世之言順而說為上也

又小弁曰君子毋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母輕

耳于垣

又巧言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又魚藻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

章

又蕩之什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又少儀曰言語之儀穆穆皇皇

又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君子言顧行行顧言也

又表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

立大事小言可以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

小祿

又緇衣曰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

故大人不倡遊言遊浮也不可行也君子弗

言也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

不危言也

左傳僖中曰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

文之是求顯也

又襄四年曰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昭公曰晉叔向過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驪明也言小成

又定上曰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為臨甚哀曰黃父之會賈逵解曰黃父會在昭之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為亂始無怙富

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哀上曰吳舍衛侯歸劾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又曰言諱宰我子貢

又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可與之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曰待於君子有三德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  
 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若豫一言而有  
 益於仁莫如恕  
 又曰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  
 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又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  
 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  
 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紛紛下蟠於地由當一  
 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使二子者從我焉夫  
 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  
 相望埃塵連接挺刃交兵賜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  
 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  
 哉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以禮樂使城

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  
 離曠之思千載無關戰之患使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  
 其辯孔子曰美哉德之大也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  
 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人  
 臣者毋以有己家語

又曰沛公至灞上召秦父老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弃  
 市語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閒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開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秋  
又曰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而禮之

又曰表益求見丞相申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聞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稱吾不受私語益即起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曲稱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遊上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跼跼丁愜墮水中卧念少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朴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人倫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統桑下

其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名

晉書曰武帝問孫皓曰聞南人好爾汝語頗為不皓因舉觴奉帝而言曰昔為汝國隣今為汝國臣勸汝一杯酒願汝壽萬春帝悔之

沉約宋書曰謝莊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爽後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也當時以為知言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日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善言無瑕譏

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言無味

又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言者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擘然而不聽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傷人以言重於刀戟

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又曰金人銘曰周大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

多收多事多害皇覽云出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說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擊弓欲射之道有

行者觀勸梁君止鴈羣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

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日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曰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

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鴈故而

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

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

言前曰人言之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

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又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言者新序曰晉文逐麋而失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

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閑而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其國公恐歸遇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公曰善遂載老古與俱歸  
揚子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閉之寂然不覩墻垣之裏良玉不彫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弁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郭子曰孫安國盛字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名浩也往返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毛悉

X

墮落滿食鉢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方語孫曰公勿作強口馬我當併卿控孫亦曰卿勿作穴鼻牛我當穿卿頰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五帝本紀曰黃帝弱而能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若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號曰三語掾土君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足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

管輅別傳曰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穎川兄弟輅曰自與此五君共言論使人精神清發至昏不暇寐自此已下殆白日欲寢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

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  
且少降意也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  
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

括地圖曰太極山採華芝草一日服之通萬里語  
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慎每與之言言乃玄  
遠未嘗臧否人物

又曰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於張輔吳座中相遇別駕呼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  
豫州亂矣何咄咄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  
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或問王濟云昨遊有何語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  
逸民敘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道子房季札之間陶然  
玄著

又曰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  
隆攬筆作一句云媿隅躍清池桓曰媿隅是何物答曰蠻  
名魚為媿隅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  
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又曰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殷中軍嘗至劉尹所  
亦不復答殷去乃言曰田舍兒學人作爾馨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介令共語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雲閣陸士龍荀曰  
目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  
荀曰本謂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張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荆各言鄉里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澹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泔淥而揚波其人礪礪而英多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之甚至恒籠盛着窻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語極有言思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遂大進

又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無每其語退後敘說向言皆得次第後忽一悞自知常必死其年而薨

又曰相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相曰白布纏棺樹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相曰矛頭漸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

枝顧曰井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蘇彥語箴曰利輕春露害重冬霜蘧蔭充室戚施滿堂

孫楚反全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占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坐緘其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人事部三十二  
笑  
說文曰啞笑也啞大笑听笑貌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又旅卦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鄘柏舟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  
是悼  
又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  
誓旦旦  
又蓼蕭曰燕笑語兮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人事部三十二

笑

說文曰啞笑也啞大笑听笑貌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又旅卦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鄘柏舟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

是悼

又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  
啞然矣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  
晏晏和柔也人燕笑曰夫三

又蓼蕭曰燕笑語兮

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爲夫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好大笑言笑公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

左傳宣下曰晉侯使郟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郟子將登婦人笑於房

又昭四曰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

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也

又昭六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蹊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又昭七曰昔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

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穀梁傳曰成公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偃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

御跛者偃者御偃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自此始也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吳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於軍中日有若齊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日子一息我亦且一

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論語憲問恥日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又陽貨日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  
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兒

史記曰吳王問孫子兵法孫子曰願得大王寵姬二人以  
為軍陳長吳王曰諾使二夫人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宮  
女三百被甲而立告以兵法令隨鼓進退今日聞一鼓皆  
莊二鼓操兵三鼓皆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  
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怒目如明星聲如駭  
虎鬣上衝冠鬚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引夫人斬之  
又曰有甃者盤散行汲趙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  
之明日甃者到門曰臣不幸癘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  
臣願得笑臣者頭應曰諾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甃者  
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平原君乃斬美人頭自造門

進甃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又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  
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  
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又曰孟嘗君之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皆出  
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漢書曰公孫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止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  
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晨觀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  
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詔  
鄧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謂帝曰  
僕竟辨之帝大笑



又曰初栢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栢元卿俱掃拾投  
閑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時乎榮  
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譏曰平生君笑  
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衣當公天子  
又曰栢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菓受者皆懷之榮獨  
舉手奉以拜帝笑止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  
盛各有黨有奪宗之議太祖又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  
卿言而不答何也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太祖大笑  
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  
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  
以爲笑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張流切大笑忿怒不  
形於顏色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  
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歲與爭漚麻  
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貴召陽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  
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鬪耶孤往昔數  
被卿尊拳卿亦數遭孤毒手因大笑賞賜甚厚卽日拜陽  
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  
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翥見問惶遽誤  
對忘諱向有醉胡乖馬馳來卽以呵問胡人難與語非小  
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其後章武太守樊坦入辭  
居貧衣服甚陋曰樊章武貧耶朝服何以壞惡坦性踈謬

對曰頃遇羯胡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大笑曰羯胡賊乃爾大惡取君物坦汗流而不敢謝勒賜坦衣恕而不問蕭子顯齊書曰徵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遇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後起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

又南燕錄曰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弟秦爲征西德討擒之將刑焉市人皆罵之曰何爲妖

妄自貽族滅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行刑者以刀鑲築之始曰朕當崩終不改號德聞而笑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由狂語何可不殺南史曰宋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跳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射僕唐書曰馬周疏曰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不可不誠

又曰李義府貌狀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  
 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  
 笑中有刀不似其貌之温也戰國策曰楚王遊于雲夢有狂兇觸車徑輪彎弓而射應  
 發而殛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  
 此同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  
 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滅黃泉先辱螻蟻王大悅  
 晏子曰景公置酒太山之上酒酣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寡  
 將難死而況公乎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  
 也公怒曰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  
 慙而更辭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  
 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  
 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  
 而有代其北鄙者矣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諛音詒音怡爲病數日  
 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野有委蛇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者殆乎霸公駭然笑曰此寡人所見  
 也不終日而病去  
 又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  
 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  
 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  
 又曰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  
 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

鄧析子曰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孟子曰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乎甚於仲夏之月治夏畦畦灌園者勤也笑也此言其意勞苦

呂氏春秋曰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至褒姒大悅而

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數擊鼓諸侯至無冠及真寇至擊鼓

而諸侯不來遂為戎所滅

又曰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淮南子曰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戴哀者見

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

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

而不應玉佛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

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筐飯與一

鮒魚其祝曰下田滂耶得穀百車滂耶下田也雞堞者宜禾雞堞

雞堞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又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

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

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

其妻怒而去之臣曠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

曠也還師而歸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郝不聞笑也

栢子新論曰關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笑知肉

美味則對屠門而大嚼

郭子曰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前過渾謂婦曰

生兒如是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

可不翅如此參軍是渾中弟名淪字大冲爲晉文王大將軍從征壽春遇疾亡時人惜焉  
世說曰二陸入洛而士龍不詣張公公問士衡雲何以不來纒曰有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質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士龍嘗着纒幘上船因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已幾洛水中  
又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以塞鼻王言廁上菓食遂爲之盡旣還婢擎金漆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王因倒豆着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又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示之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旣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旣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語林曰吊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久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敘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曹瞞別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論戲弄言確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投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瓌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日某年某月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東方朔別傳曰朔於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輒大笑  
又曰南山有木名曰柘良工採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

兔舍人數窮何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

荀勗別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用賈詡為公孫

權笑之以對曰魏文上書勗曰會人酒風舞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癡張華注曰今人

癡好笑本此而會其言令人書之曰其言其言

搜神記曰孫琳殺徐光而無血後緜上蔣陵有大風濕緜

車顧見光在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緜誅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巴西人體兒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

諸葛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

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猶不能忍況左右乎

黃義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

笑牙問其故曰父為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為太尉養馬

三年斷其頭而還南

正論曰搔癬之為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誤笑損

肺腸精神不足

楚詞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薛荔兮帶女蘿既含睇

兮又宜笑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豹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

迷下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

卷第三百九十一

九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早孤躬耕壟畝好爲梁甫吟每自  
此於管樂

唐書曰蔡允恭荊州江陵人有風彩解綴文雅善吟詠煬  
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莊子曰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聞之藹藹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  
月之明其聲能長慮之不知望之不見矐然立於四虛之  
通倚槁梧而吟

又曰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依樹  
而吟據槁梧而瞑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爲卿里豪右之所  
共害故官塗不進作遊出九吟辭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  
流電之過戶爍輕塵之棲弱草矣

湘中記曰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城郡瀨初觀水別有一溪其傍有白  
馬塞孟達登之歎曰金城千里遂爲上瀨吟彼方人猶傳  
此聲韻悽激其哀思之音乎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娉茂陵人爲妾文君作白頭吟  
鹽鐵論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公辟爲掾充每聚會其女於青瑣  
中看見壽心甚悅之乃問其婢識此人否婢說是其先主  
女內懷存想發於吟咏婢後往壽家具說如此并言女色  
麗壽聞之心動乃因婢通意婢以白女女大喜乃期往宿  
壽趨捷絕人乃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賈公覺女悅暢  
有異於常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



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人山梁父幽州馬客吟  
及行路難之屬

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橫  
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使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  
悲為樂也

王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

嘯

說文曰嘯吟也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也

毛詩江有汜日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曰嘯也

也

又白華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暉郡中謠曰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

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

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五

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

門生遁尔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主人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長嘯逾時不言康辭還曰先

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

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冲嘗與石秀共獵獵

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瞻盼嘯詠而已

晉書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浴陽倚嘯上東門王行

見而異之謂左右日向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將恐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去

又曰謝奔桓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温座岸憤嘯詠無異常日温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竹欲往觀之乃逕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去主人乃閉門徽之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隣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也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刀應勸勒降晉勒愀然而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攘臂曰賓計是也應宜斬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之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訖承之以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誅敵

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務又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南向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為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英雄記日向栩為性卓詭不凡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常竈北坐被髮喜長嘯人客從就輒伏不視人有於榻前獨拜栩不荅

山海經曰玉山者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喜嘯蓬髮戴勝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淨無為其情志

當魏末共處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

情如也好讀易彈琴頽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

而往焉適見公和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嘹嘈長嘯與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道余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風氣清太玄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百步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於巖巔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頃彼乃斷然嘆曰可更作籍又嘯意盡退還半嶺聞嶺巔啾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世說同

王虞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虞至是日迅風飛帆虞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始二年南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大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

聲清高春夏則聲沈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云有兩舌重沓以爪徐徐刮之則嘯聲踰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卽此之謂也

列女傳曰魯漆室之女者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隣人婦從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一曼聲長嘯輒塵落瓦飛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安北將軍漁釣而憊於草澤善

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歌嘯乃殺豚進道真食豚盡了不謝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飲自若

又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

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悲長歎

又曰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諸人色動並唱使還太傅神情方雅王逸少吟嘯不言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象士謝公謂曰汝爲元師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都無其說直以如意指四座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甚怨之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獸呼不與言

神境記曰營道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閒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潯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徹至峯頂見一人蹠踞石上

嘯旨曰嘯者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萬靈受職故古之學道者重矣

又曰太上道君授於西王母西王母授於南極真人南極真人授於廣成子廣成子授於嘯父嘯父授於務光務光授於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而廢續有晉太行山仙君孫公得之乃得道而無所授焉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堙滅不復聞矣

又曰嘯有一十五章一日權輿嘯之始也二日流雲乃古之善嘯者聽韓娥之聲而寫之三日深溪虎古之善嘯者聽溪中虎聲而寫之四日高柳蟬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五日空林夜鬼古之善嘯者夜過空林聞而寫之六日巫峽猿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七日下鴻鵠出於師曠演清角之音善嘯者寫之八日古木鳶九日龍吟皆嘯者聞而寫之十日動地出於孫公其音亦師曠清徵也十一日蘇門孫公隱蘇門山之作也十二日劉公命鬼仙人劉根之所爲也十三日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日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日畢音五音之極而大道畢矣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

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燥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

栢立與表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奇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表山松苔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淵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邪

嘯

韓子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或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君嘖有為嘖笑有為笑袴  
 之與嘖笑相去遠矣吾必待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嘖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  
 而嘖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  
 而去之走彼知美嘖而不知嘖之所以美  
 嵇康高士傳曰於陵仲子齊人嘗歸省母人饋其兄鵝仲  
 子嘖蹙曰惡用是鵝鵝者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三

人事部三十四

坐

卧

睡

釋名曰坐挫也骨節挫屈也

小人群黨坐於玉床玉床者王者床

毛詩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曲禮上曰夫為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

又曰男女不離坐

又曰立毋跛坐無箕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又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左傳襄二十六年曰伍舉奔晉聲子遇之郊班荆相與食

班布也布荆坐地

又襄二十七年日衛子鮮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向衛國而坐怨也深

又定上日申包胥如秦乞師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爾雅曰妥妥坐也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進者會禮之禮進爲令諸大夫日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

乃給爲謁日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兒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又日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表盜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曰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又日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日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致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

又日高祖使陸賈賜趙他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他雖結基基倨謂伸其兩脚倨見賈而坐也亦日箕踞

又日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日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陳遵同姓者每至門人曰

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東觀漢記曰上幸譙使王霸攻周建賊兩射城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又曰隗囂圍來歙上自將救之圍解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薛悝字子禮為北海長家貧坐無完席妻曰白居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悝以善席與妻自坐敗者

又曰鄭勣字次都釣於大澤折芰而坐以荷薦肉瓠瓢盛酒琴書自娛

范曄後漢書曰表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從表譚曹操使劉備邀之還壽春至江亭坐簣床而歎曰表術乃至於是乎歐血而死

又曰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賓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見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

又曰鄭公業諫董卓曰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

吳書曰孫權遣于禁還羣臣送禁虞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為翻設虛坐

蜀志曰費禕為諸葛亮司馬值軍帥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每並坐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也

又曰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



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書記傳聽之備知其義從朝至夕端坐儼然也

吳志曰步騭字子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等脩刺奉瓜征羌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於地坐騭於於忿耻騭神色自若

鄧粲晉記曰裴遐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床下遐拂衣還坐言無異色

漢晉春秋曰王褒父儀爲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示不臣也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絕不婚娶居臨湘縣山中立小屋裁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何晏別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爲子每挾將遊觀

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禮異族不相貫坐位

孟嘉別傳曰庾亮領江州嘉爲從事褚裒爲豫章出朝亮正旦大會時彥悉集嘉坐次第甚遠裒問亮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觀衆人指嘉謂亮曰將無是乎亮欣然笑嘉爲裒所得乃益重嘉焉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常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榻上當膝皆穿

六韜曰文王出田見呂尚坐茅而漁乃再拜與歸

又曰紂之時婦女坐文綺之席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悅曰子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不敢以憂侍坐

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屠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

風俗通曰延熹中中常侍單超左悺音貫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時人為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信用甚於圓轉

又曰汝南陳伯敬行必舉步坐必儼然

郭子曰何次道次道字往王丞相許丞相以麈尾礪牀呼何共坐云來來此是君位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語林曰馬融竿渾天不合召鄭玄令竿一竿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

融果轉式欲勅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俗說曰王僧勸神明俊徹為一時之標相玄時集聚賓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復覺有餘人坐無王便覺躬仲文謝益壽為佳主僧勸兄弟列坐齋中見之若神小人從戶前過皆肅然毛豎

嵇康絕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搖

臥

說文曰眠翕目也寢病臥也臥休也

釋名曰臥化也其精神變化不與覺時同也寐謐也謐靜無聲也寢侵也侵損事功也眠泯也無知泯泯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寢恒東首鄭玄注曰首生氣也

又樂記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晚而聽古樂則唯恐

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論語公治長曰宰予晝寢予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汚也於予與何誅  
 又鄉黨曰寢不尸布展手  
 史記曰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  
 又曰上自將擊黥布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軍上曰子房雖疾強卧而傅太子  
 漢書曰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呂后承問為上泣曰上雖疾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  
 又曰上欲廢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又曰汲黯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  
 又曰初武帝遺詔昭帝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秬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月薨  
 又曰吳楚反乏糧飢欲退數挑戰周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終臥不起須臾亦定  
 又曰董賢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衣袖上欲起恐動賢乃斷袖而起  
 又曰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鰾步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寢不復就牀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惟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倉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寢寐共縛

六平復覽 卷三十九 三  
寵着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

東觀漢記曰吳漢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

又曰上在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

又曰楊政常過楊虛侯馬武武稱疾臥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徑上牀坐武恨語言不懌政因曰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秦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石祐主簿王並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從父不疑爲烏程令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

綉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者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暮夜宿二人寒不得履臥更相謂曰後若豪貴憶此之難宜勿相忘

羅含別傳曰羅含字君章少嘗晝臥夢一鳥文色異常徑飛入口

杜祭酒別傳曰君新作被暝眠覺晏起乃歎暝便眠使人不起異事因令看陌上有寒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會稽典錄曰陳脩字奉遷少爲郡幹受韓詩穀梁春秋家貧爲吏常出擔上下恒食乾糲音備每至正臍僵臥不起同僚請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吳越春秋曰楚平王遣使者封函印綬追召子胥子胥以夜半時臥覺忽而仰天悲歎言曰父兄俱死當誰歸乎泣

下交流恐為楚所得乃貫弓執矢步出東郭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無當有瓦器有當  
君渴將何以日以瓦器空曰為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  
卮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臥唯恐夢言泄  
於妻妾

相譚新論曰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作賦倦臥夢其五藏  
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一年卒

郭子曰王長史病篤王仲祖也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

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璧柄塵尾着棺中因  
慟絕

世說曰表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小下不着魏  
武撥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

又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間何以荅曰我曬書也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入齋取物幪裝一室之內略  
無不盡于敬臥而不動偷遂復登牀欲有所覓子敬因呼  
曰偷兒青瑣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群賊始知其不  
眠悉置物驚走

睡

左傳宣上曰趙宣子諫靈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晉晨力士也晨

往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

漢書禮樂志曰魏文侯最為好音而謂子夏曰聽古樂則  
欲寐及聞鄭衛之音予不知倦焉

又曰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  
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

言大人教咸誥也萬年乃不復言

晏子曰景公田於梧丘夜猶早公坐睡而夢有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斷其頭而葬之命之曰五大夫之丘命人掘而葬之

世說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

郭子曰許侍中頤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事具帳部

益部耆舊傳曰何裒為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畏裒之發摘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四

人事部三十五

行 步 趨 走 跳 蹲

易困卦曰臀無膚其行趨趨

毛詩谷風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兒

又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載驅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又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又唐蟋蟀杜曰獨行踽踽

禮記仲尼燕居曰行則有隨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

又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

武迹間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刻刻起屨凡行容惕惕惕惕直疾

貌也凡行  
謂道路也

左傳襄五日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告蘧伯玉日  
蘧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論語述而日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日伍子胥日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  
而逆施之譬如人行前途尚遠日勢已暮故  
在顛倒疾行何得責吾行順禮

漢書日表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司馬日  
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迺以刀決帳盜解節旄  
屐步行七十里着屐步行  
而逃亡

吳書日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  
與虞翻相得山中翻口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警  
急馬不及人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日  
卿無馬奈何荅日馮能步行日可三百里明府試鞭馬翻

能躡步屬之

東方朔別傳日武帝問朔日公孫丞相倪大夫等先生自  
視何與此哉朔日臣觀其齒牙樹頰音脰音結股肱連脰音尻透虵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  
兼此數子

神仙傳日黃盧子者姓葛名越年二百八十歲行及走馬  
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八十乃學道服食行胎息之術行  
及走馬力兼數人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又能行及走  
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孔安者魯人也行氣服鈔丹  
有陳和者樂安人也重之求事安遂受其方合藥服之二  
百餘年頭色轉黑氣力百倍行及走馬也

列仙傳日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史建獨好導引服食  
之術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

葛仙公別傳曰孫堅欲害仙公馳馬往逐見仙公徐行逐之不及

步

釋名曰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司捕務安詳也

爾雅曰堂下謂之步

禮記王制曰右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

又祭義曰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

漢書曰息夫躬曰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

京師雖有武彘音鋒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窺音

步曰跬步也

又曰祭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

步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置犢車令乘之

又曰蓋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家貧俸祿數千半以給吏人為耳目為司隸常步行

續漢書曰李固少有雋才雅志好學為三公子常躬步行

驅驢負書從師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除鄆陵長家貧無

單車及馬步行之官

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其能失其故步匍匐

而歸以此効彼

白虎通曰人踐三尺法天地人也再舉足為步備陰陽也

郭子曰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兩角髻葛裾拄杖臨路邊

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導小名赤龍阿龍故自超不覺步至臺

門○方言曰半步為跬



世說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上便獨酌

酣暢或曰人言同前或曰同前或曰同前或曰同前

說文曰趨佞頭疾行也赴直行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

毛詩魚藻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禮記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不與之言則

趨而退

又曰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論語鄉黨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爾雅曰門外謂之趨

漢書曰上欲自擊陳豨周昌泣曰始皇攻破天下未曾自

行今上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人殿門不趨

又曰萬石君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走

釋名曰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

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

使使召臣急則持三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

以檄守其節未聞也如今漢使者之持節

左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

又昭七年曰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

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

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荀躒掩耳而走

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又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

立臣請立之

陳乞欲言不可

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

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

王與陽生為後當迎之

爾雅曰中庭謂之走

史記曰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遂得騎

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東觀漢記曰上降穎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着鼓

者馬驚碩音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

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

南宿與太祖善興平末表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

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荅云我是

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舡步走燒皮鎧以斷

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晉書曰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

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又曰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

尺走及奔鹿強力絕人

後魏書曰伊馘扶拂切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

力曳牛却行

趙書曰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廝役於縣走及馳馬

前秦錄曰苻堅大敗為流矢所中遁走甚銳民有進壺飡

豚髀者堅食之大悅

隋書曰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

奔馬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

吳越春秋曰慶忌僚子也勇為人所聞走反奔馬

呂氏春秋曰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  
不勝人以燕鷗爲車不以燕鷗爲車之謂也  
又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命  
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日出  
水而東走千里邑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戰國策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曾參母投杼踰牆而走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躰不安  
卧輻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輻車排  
戶曰陛下卽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  
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  
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走而昧者不知

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  
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淮南子曰漁者走淵木者走山

又曰蹙者見虎不走非勇也

又曰飛不以尾挫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  
能疾

抱朴子曰枿木實之赤者食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須

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歲能夜讀書走及馬

枿丁呂切  
又音楮

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  
詣定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戶遙擲面便走

俗說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  
云能走與馬等相車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與諸

葛籛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埒頭去  
布三丈許諸葛一跳生布上遂得之  
魯女生別傳曰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  
乃永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  
及麀鹿

釋名曰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

左傳僖下曰魏犢束冑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  
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  
曲踊跳踊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昱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  
柱跳過平陽門出

神仙傳曰壺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從遠方來賣藥得錢與  
飢凍者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後跳入壺市掾費長房於

樓上見之知非常人身爲掃除并進餅餌公令房共跳入  
壺中但見樓觀重門侍者數十人

躡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州辟別駕不就追求之乃於  
成都賣熟市見長文躡地齧胡餅州知不屈乃送還家

山海經曰大荒之外有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踰其上張其

兩臂

躡古  
躡字

郭璞遊仙詩曰安見山林士擁膝對巖躡

王褒僮約曰奴入市不得夷躡旁卧惡言醜罵



